

慢时光里的石花膏

心窗片羽

□南西

石花膏，并非雪花膏。它不是一款护肤品，而是一种夏季解暑饮品，是闽南一带有名的特色小吃，尤以泉州石花膏最为出名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三季之“香·闻着就让你垂涎的小吃”里，就有推荐这味小吃。石花膏里的“石花”，指的是石花草。每年四五月，泉州崇武古镇的惠安女就会乘船出海，到人迹罕至的孤岛上，采摘这种草。

正如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莲花，适应了高山风、强光照，练就了一身治病的功效。长在孤岛上的石花草，也是一种宝贵天物，它富含藻胶及钙磷等矿物质，清热解暑，还能养颜。

由石花草制作石花膏，是件考验人耐心的慢活儿。天然的石花草，附有海蛎壳等一些杂物，需要用双手反复清洗，去掉杂物和海盐，将其晒干，然后放入锅内，文火熬煮3个小时，再经过过滤、冷却凝固，变得透亮清澈，才可以拿来制作石花膏。

电视中看到炎炎夏日，泉州人民最喜闻乐见的消夏方式之一，就是去街边的小店，坐在老式风扇底下，吃上一碗冰凉爽口的石花膏。石花膏的配料可以自选。五颜六色的红豆、仙草、芋泥及菠萝等各种水果，一字排开。服务员舀上几勺石花膏，浇上蜜水及食客挑选好的配料，一碗隔着屏幕让人垂涎的小吃就大功告成了。

既然垂涎，何不去尝？搜到家门口有一家闽南餐馆，骑着共享单车就去拔草。点了石花膏、古早炸芋枣，还有闽南传统沙茶锅。红通通的沙茶酱带点辣味，吃几口，再喝几口冰凉的石花膏甜水来压一压，降降舌温，此种美食组合简直是绝配。餐馆里不分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都提供石花膏。只不过，餐厅里端上来的石花膏配料是固定的，我数了一数，有薏米、红豆、葡萄干、椰块及菠萝块五种。虽非自选配料，已然满足，毕竟在家门口就吃到了石花膏。

隔些日子，不过瘾，专程飞了一趟泉州。在古城西街，吃到了正宗的石花膏。店面不大，一味单一的食物，店主坚持做了几十年，从街头小推车售卖，到盘下了门店来经营，店主说店里常年不休，很多人大冬天也会来喝上一碗。又说他发家致富靠的全是一双手，这辈子只想把石花膏这一件事做好。这家的石花膏想来在古城已经大有名气。不到15平方米的店铺，就摆了三张小方桌和一个小长桌，环境很一般，然而门外却排着长队，昭示着口碑顶呱呱。虽然一年到头做着同一件事，看起来轻松简单，但其实世上哪有什么简单之事，能抗得住竞争背地里一定写满了辛苦。

我一口气挑了七八种配料，五彩缤纷的。吹着老式风扇，吃着一碗冰凉爽口的石花膏，想起从前流行的一首闽南老歌《爱拼才会赢》，里面唱道：“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”又想起一首闽南新歌《唱给世界听》，里面有一句这样唱道：“坚持着阮的梦，永远拢不愿放。人生咸酸苦淡，我嘛会真勇敢。”看起来，“爱拼精神”在闽南深入人心，我在一碗石花膏里感受到了。



鱼戏莲叶间(押花画) 陆琴

读书浅谈

□汤凯燕

近日喜读人物传记。人物生平一一在眼前走过，荣耀坎坷，起伏升降。无需自己经历，却可从他人身上得出些关于人生经验的启发，是读这类书籍的益处。当然，一般能够被作传者，自非寻常人等，必在历史中有一定地位，甚至可影响到整个国家或世界格局。好的传记并不一味颂扬或谴责，却在铺陈人物生平时，使人物亲切，将之作为普通人，拥有普遍人性。他们在历经世事时，有他们的不得已，也有他们惊才绝艳的光芒。

小说的技巧之一是情绪渲染，抓

人进去，使其与主人公同喜同悲。传记文字处理需理性冷静，尽可能呈现客观真实。但也有沉浸之法，曾国藩家书中有言：“读史之法，莫妙于设身处地。每看一处，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。”作为读者我们尽可能任自己走进那个世界，成为那个人，想象自己面对如此情境会如何行事。

我们不应轻易批判，对人物的犹豫或者失误嗤之以鼻，自以为智慧高于古人。那只是作为后来人的全知体验，然而在当时，一切皆为混沌，观念

也囿于时代，见识有限，全无经验，仿若瞎子摸象，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踏出走向历史的一步。

所以我们不必高估自己，也无需低估古人，要真正设身处地，分析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，承认偶然与必然的相因相果。如此这般，也许才可抵达读书的功用。所谓读史明鉴，我们读书的目的并非去记住人物生平或者事件时间，作为吹牛资本。百度搜索永远比记忆储存强大。由读书引发思考，由思考而进行自我更新与塑造，从而追求一种更良好的生活。

伯劳

□达少华

伯劳，是雀形目伯劳科鸟类的通称。南通常见的伯劳科鸟类有棕背伯劳、牛头伯劳和红尾伯劳。其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是小型鸟类，其中最大的棕背伯劳比八哥还要小一些，其他两种均与白头鵙差不多大小。它们的头面部都具有明显的黑色贯眼纹，在野外是重要的辨认标识。它们的鸣声都高亢嘹亮，对其他鸟类很有震慑力。它们都是肉食性的凶猛鸟类，以昆虫、蛙类、小鸟和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。它们的喙比较强劲，上下喙均有锯齿状结构，可以紧紧咬住蛙、鼠等具有较强逃生能力的活体动物。

伯劳的摄食行为也很有趣，至少在鸟类当中是很奇特的。首先，它们会学其他鸟儿的鸣声，甚至是红嘴相思鸟的鸣声，使得这些鸟及其幼鸟以为是同类而放松警惕，从而成为了伯劳们的盘中餐。

其次，伯劳们具有使用树枝分解猎物的能力。假如伯劳捕到了一只青蛙，它们会找到某些长有钉子的树，如槐树（南通民间称为丁子槐），将青蛙挂在槐树的钉子上，然后用它们坚强有力的喙撕扯，最后把可食的部分撕扯成小条，一一吞下。

第三，也是最为特殊的是，如果食物较多一时吃不了，它们会将剩余的食物挂在钉子上晒干，储存起来以后再吃，有些冬候鸟或留鸟种类还能积聚晒干的食物留着过冬。这个现象在鸟类，尤其是小型鸟类中是不多见的。

贾涛根先生在《百鸟千姿》中记载了南通的3种伯劳：牛头伯劳为冬候鸟，体长19厘米；棕背伯劳体长25厘米，背部棕红色，留鸟；红尾伯劳体长20厘米，尾上复羽红棕色，尾羽棕褐色，成楔形，夏候鸟。

伯劳这一类鸟儿和很多鸟儿一样，古代就有了名称，也沿用到现在，并且成了现代的学名。古籍《尔雅》中早就有了伯劳的记载：“鶡，伯劳也。”

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曹植写过一篇以伯劳为主题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令禽恶鸟论》选自《曹子建集》文中说“伯劳乎……俗恶伯劳之鸣，言所鸣之家必有尸也”，又说“此好事者附名之说，而今普传恶之，斯实否也”，意思是世俗憎恶伯劳的鸣声，认为伯劳所鸣叫的人家必有祸事发生。曹植认为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，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。并进一步发表议论说：伯劳的鸣声凄惨阴森，所以世俗都憎恶这种鸟儿。至于伯劳能给人带来灾祸，愚蠢的人相信，而知识渊博的人是不会在乎的。

明代李时珍对伯劳很有研究，他在《本草纲目·伯劳·释名》中列举的伯劳古名有“伯鶡、博劳、伯赵、鶡、鳩”等。他也很赞赏曹植的文章，“案曹植《恶鸟论》云：‘鶡声喎喎，故以名之。感阴气而动，残害之鸟也。谓其为恶声者，愚人信之，通士略之。世传尹吉甫信后妻之谗，杀子伯奇，后化为此鸟。’

玉兰一瓣

科普小品